

从《鸟·兽·花》看劳伦斯的诗歌艺术追求

张丽萍

摘要:《鸟·兽·花》是劳伦斯最优秀的诗歌集,诗集使用独特的借物喻世手法,在对自然倾注爱心的抒写中,隐含着他对存在的情感与思考,也蕴涵着他的诗歌艺术追求。他强调的是从迷人的瞬间中把握真实,从拒绝永恒中挣得自由,从摆脱稳定中获得创新,这是劳伦斯对“崭新的诗歌”的定义,是他诗歌艺术追求的三个纬度,也是他坚守诗人职责的生命基点。他的诗歌、思想、血液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关键词:《鸟·兽·花》;劳伦斯;诗歌;艺术追求

作者简介:张丽萍,女,讲师,硕士。(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310053)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1)03-0088-06

D. H. 劳伦斯(1885—1930年)极具生命活力的一生似乎有意识地为人们的多方言说提供了可能性。综观其一生及其创作,我以为,他是一位极具勇气的思想冒险家,一位生命力与艺术创造力同样旺盛的艺术家,一位个性鲜明的生态主义诗人。尽管人们已习惯于用《儿子与情人》、《虹》等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来确定劳伦斯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劳伦斯的研究者们也似乎更多地关注作为小说家的劳伦斯。但不可否认,是诗歌这一特殊的表达形式陪伴了劳伦斯多难多思的一生。事实上,1908年,23岁的劳伦斯正是通过在《英国评论》发表诗歌,开始走上文坛的。^{[1](183)}从青年时期的《爱情诗集》(1913)到生命终点的《荨麻》(1930),也许是诗歌这一文学样式更适于表露心语的缘故,劳伦斯更愿意将自己旺盛的情感与深沉的思考投入于诗歌的抒写之中。在劳伦斯一千余首诗歌作品中,其中期创作的《鸟·兽·花》是公认的最为成功的作品。“劳伦斯最优秀的诗歌出现在诗集《鸟·兽·花》中,”^{[2](776)}“《鸟·兽·花》关于自然的诗,是他最动人的作品。”^[3]

这部给他带来巨大创作声誉的作品集内涵丰富,作品中的意象以及由此构成的象征体系所隐含的内在情感形式和严肃理性的批评指向极易被人忽视或误读。由于他在该作品中隐含的对人性与世界的深入思考,这种思考与时代风尚、世俗走向甚至文明进程是相背的;又由于他的这种思考、观念或倾向是借用独特的象喻手法表达出来的,使得《鸟·兽·花》长期不能得到有效阅读与合理解释。笔者试图从对该作品的解读入手,探讨其诗歌艺术追求。

—

劳伦斯在1928年曾写过:“20岁以后,我的真实的灵感总是不时攫住我的心灵,并击发出许多真实的诗篇,使我心荡神驰。”^[4]别的研究者也以为,劳伦斯“诗歌的本质在于明显的直率。”^{[2](773)}可以说,《鸟·兽·花》正是他对“真实”追求的一颗硕果。

从童年开始,到与钱伯斯的“无性之恋”,劳伦斯饱受了压抑的痛苦。但他自己坦陈,他受到的压抑并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性本能”,而是“社会本能”:“令我痛苦的是我的原始的社会本能被完全压抑了……我认为社会本能比性本能来得更深刻——而针对它的社会压制则更具摧残性。”^[5]因压抑导致他对个体性的厌倦或厌恶,而对社会人格的压抑又远远超过了对性个体的压抑。这是他对现代文明

的基本态度与认识。“厌倦可用作一个强有力的具有启示作用的工具：它标示出痛苦被掩埋的地点，召唤我们重新唤醒所有极度痛苦的彷徨，即主体为了避开那个杀人武器不断推到他面前的想法而做的挣扎。”^[6]于是，他把批评的锋芒指向了压抑人的本能的现代社会。

雄的乌龟，在严密的雌性乌龟的陋屋后面穿过，
架好，拉紧，像展翅的鹰，以乌龟的赤裸从壳体中伸出，
长长的脖颈，长长的脆弱的四肢伸了出来，
展翅的鹰在他的屋顶上，
深深的，秘密的，穿透一切的尾巴弯曲在他的墙壁之下，
延伸，握紧，以最大的张力延伸更多的痛苦，
直至突然地，在交配的激动中，痉挛地撞击，并且
噢！
从伸出来的颈上，打开捏紧的脸，
发出微弱的呼喊，发出尖叫，
非常响亮，
从他粉红的、裂开的、老人的嘴里，
放走灵魂，
或在圣灵降临节发出尖叫，接待神灵。

——《乌龟的呼喊》^{[7](119)}

这是对乌龟交配过程的细腻描绘，直露地展示了动物的“性本能”。读惯温文尔雅的抒情诗的人们会惊讶这种惊世骇俗的表达并形成短暂的脑路阻隔。当然，诗人也从未在诗中禁忌过此类言说。在诗人看来，正常的性是正常的人性的必然部分，性不是罪恶，压抑性才是罪恶，是对自然的歪曲。因此，真实地展示性，是对被歪曲的自然的矫正，也是对压抑本能的社会性势力的反抗。于是，在创作中，他有意地现代人的固有观念和阅读习惯进行了颠覆与挑战，从恶作剧地裸露世俗忌讳中，获得了抒写快感。但这仅仅是对他抒写性的一种动机解释，劳伦斯想借此展示的还有他更深一层的哲学思考。从《乌龟的呼喊》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生命诞生的过程。这里有两性间的对峙、交流与反抗，有痛苦的努力与激动的痉挛，有微弱的呼喊与响亮的尖叫，有生命成形的欢愉与圣灵降临的圣洁，在对比性的描写中，显示出生命的普遍意义。

从《乌龟的呼喊》中可以看到，劳伦斯作品中的“性本能”的展示，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真实的，他想借此对抗的是虚伪的社会。因为，在真实的“性本能”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真实的“社会本能”。劳伦斯的理解是：既然是“社会本能”的压抑导致了“性本能”的压抑，那么，就可以并且应该通过表现“性本能”的压抑来揭示“社会本能”的压抑。无论是抒写自然，还是裸露性，我们都可把这种抒写看成是劳伦斯祛除虚伪，寻找本真的努力。“除了与同他接触着的宇宙保持一种真实的关系之外，人别无其他办法。”^{[8](244)}因此，我们认为，劳伦斯的创作动机是严肃认真的，人们对他的长期误读及不公的原因也在这里。

劳伦斯认为，诗歌的兴趣在于发现宇宙的浑沌。既然人类习以为常的惰性已经遮蔽了发现的眼光，诗人就需致力于唤起人民对浑沌的新的关注，以寻求与宇宙之间的真实联系。他在《诗歌中的浑沌》中说道：“诗歌的本质是它致力于唤起一种新的关注，以便在已知的世界中‘发现’一个新世界。人以及野兽与花都活在一种奇特而且永远涌动着的浑沌中……我们称之为意识、精神甚至文明。但就本质而论它是浑沌，不论它是否由幻象照亮。”这种诗歌观念无疑源自于他对世界的看法，他期待的是一种自然、自由、真实的存在，他揭示的是社会的做作、压抑与虚伪，这种对立既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人

与社会的对立，也是人内心的对立。因此，他认为，诗人的使命，就在于揭示真相，真实地展示真实的世界，以弥合这种对立：“这位世俗的仇敌将伞撕开一道口子：瞧，那若隐若现的浑沌就是一个幻象，一扇朝向太阳的窗户。但是一会儿之后，芸芸众生习惯了这一幻象，也不再喜欢从浑沌中刮来的那股真真实实的风，于是就将那扇朝浑沌而开的窗户涂抹成一片幻景，然后用这块涂抹出的幻景将伞缝补起来。”^{[8](208)}人们已习惯于幻象并拒绝真实，习惯于对立并拒绝弥合。去蔽和弥合的行为反而显示出诗人与芸芸众生的对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顽疾，以及劳伦斯的孤独、无奈、愤懑和艰难。

二

与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相应的是对自由诗歌的追求。在《鸟·兽·花》中，他摆脱了早期诗歌对传统诗歌形式的笨拙模仿，使其不羁的艺术天赋与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从而进入到一片自由清新的创作新天地。劳伦斯坚持认为，使诗成其为诗的不是“外在形式”或主题，而是“隐含的情感样式”。^{[2](776)}这种“隐含的情感样式”指的是内心的禁锢与自由之间的斗争，而自由是生命最本质的要求。这种诗歌追求无疑是对以往诗歌或阅读习惯的挑战，对此，他自己认为，“自由诗是，或者应该是人的全部心声在某一瞬间的直接的吐露”。诗歌的“混乱和不和谐恰恰是客观现实的体现”^{[8](204)}可以认为，劳伦斯在诗歌形式方面的自由追求，是他追求个性自由的天性在创作方面的体现。

我爱你，腐败者，

美味的腐败。

我喜爱把你从皮里吮吸出来。

这般的褐色，如此的柔嫩、温和，

如意大利人所说：病态的细腻。

多么稀奇、强大，值得追怀的滋味

在你堕入腐烂的阶段中流溢出来，

如溪水一般流溢。

芬芳扑鼻，像西那库斯的葡萄酒，

或普通的马沙拉。

尽管马沙拉一词在禁酒的西方

与酒一起被禁的还有性

将很快带有矫揉造作的意味。

——《枇杷与山梨》^{[7](97-98)}

之所以爱你，并且“喜爱把你从皮里吮吸出来”，是因为“腐败”。之所以将这种“腐败”视作“美味”，是因为在“病态的纵欲者”看来，它“柔嫩”、“温和”具有“病态的细腻”，是一种“值得追怀的滋味”。在此，很容易让读者想到诗人是用果子喻指男女间的结合。但对该诗的解读不能止于此，因为，这里还含有视角的转换。我们可以把“美味”与“纵欲者”看作诗人的眼光，将“腐败”与“病态”看作社会的眼光，即在如何看待“流溢”这点上，显出诗人与社会的态度对比。“流溢”是果子形态上的变化，原先是固态的，被表皮禁锢着，现在变成了液态，能跟随着“吮吸”从破损的表皮夺路而走，喻指获得自由。并连用三个比喻来形容这种状态，如溪水般欢快，像西那库斯的葡萄酒般芬芳，像普通的马沙拉。由马沙拉的被禁，联想到同样被禁的性。这种禁忌在诗人看来，多少带

有一些暧昧的成分，因为，对于酒与性的喜爱本出自人的天性，如此地忌讳言说，很快便带来了“矫揉造作的意味”。由此，诗人巧妙地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与对人类社会禁锢意识的批判。

“流溢”是事物的本性，禁止“流溢”就是禁止自由。在《女人会改变吗？》一文中，劳伦斯说：“爱本身是一种流溢，是两股感情之流，”^{[1](23)}当1912年他遇到弗里达时，就认为自己与弗里达之间相互找到了最佳的灵与肉的平衡点，通过“流溢”获得了生命的激情。“流溢”作为劳伦斯人生哲学中的关键词，其内涵是丰富的。“流溢”不同于“排泄”：

可那些堕落的人，深刻的本能早就死了。在于他们，这两种流溢是一样的。这是真正庸俗和色情的人的秘密：他们以为性的流溢和排泄的流溢是一样的。^{[9](344-345)}

这是他借助“流溢”对现代社会性观念的批判。在劳伦斯看来，“流溢”是男女间，乃至万事万物间交流的方式，是一种“最深刻的本能”。“流溢”与色情无关，而是否色情取决于态度而非表现，把“流溢”等同于排泄就是淫秽的态度，是“堕落”；正面表现性，是一种“真正健康的人”的态度，甚至是衡量一个人灵与肉是否正常的标准，因为，它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精神自由的状态。

“流溢”是生命力不可或缺的元素，因而也是万事万物依据其本能生存的唯一健康的方式。

在意大利，我却与在这小屋附近耕作的农夫们进行着默默的接触。我与他们并不亲密，除了问声好以外几乎不说什么话。他们并未为我劳动，我也不是他们的主人。是他们在我身边活动，是从他们那里向我流溢出人的情愫……

我想生活在他们身边，因为他们的生命在流溢着。^{[1](184-185)}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这种和谐源于人的心灵与环境的契合，此时，“流溢”犹如和煦的春风给万物披上了一层绿茸茸的光泽，使万物显示出了生的气息，他们相互交流着生的奥秘，爱的情愫也相继萌发，悦耳的琴声相伴感动的喟叹响彻大地。

随着夏日逝去，它们会死去，但那绿色的树木本身却不会死。不枯萎的花儿那就不是花，只能是假的。但枯萎的花儿是有根的，在根部，那流溢在继续、继续。问题的关键是这流溢。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自己爱也让别人爱。爱没什么真谛。^{[1](23-24)}

这就是真谛，世界的真谛，自由的真谛，爱的真谛，劳伦斯的真谛。生命的特征就是流溢，而对“流溢”的禁止、遮蔽与忌讳言说，都是不自然、不人道、不恰当的。劳伦斯从弗里达那里，从西西里岛劳作中的农夫那里，从植物的根部，寻觅到了“流溢”的生命真谛，他们分别来自人、社会和自然，而在割裂的世界，在失衡的社会，在灵与肉相分离的情况下，敢于顶住世俗的压力、曲解与禁锢，揭示“流溢”的生命真谛，劳伦斯显示的不仅仅是生命智慧，更显示了极大的追求自由意志的勇气。

三

《鸟·兽·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诗歌形式上的创新。通过细读这些以《鸟·兽·花》为名的诗篇，可以发现，总体上它是诗人借抒写自然来探寻生命的奥秘与探讨社会关系的合理性，这是一种借物喻世的手法。而不是某些论者简单地以为的“把笔触转向大自然，希望在自然中找到生命的奥秘和人类的出路”。^[10]这种误读具有代表性，它源于对劳伦斯诗歌内涵的丰富性与特殊的诗歌表达手法缺乏了解。在劳伦斯看来，现代人的意识、思想、感情、经验等一切非物质的存在都被束缚住了，由此出发的看事物的眼光当然是可疑的。“我们是被关在我们自己对生命与存在形成的观念中的囚徒。”^{[8](215)}既然现实已扭曲变形，劳伦斯就采用扭曲变形的手法把现实中被颠倒的东西再颠倒回来。这也许是劳伦斯选择自然界来变形、扭曲的展现人的心灵与社会思考，采用“借物喻世”手法批判现实的原因。

与此相应的是诗歌表达技巧的转换。不同于早期作品对躯体、欲望的过于直白的描写，在《鸟·

兽·花》中,他更多地借用隐喻、象征的手法来传递所思所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个人的象征系统,显示了劳伦斯“创作转型与创作嬗变的要义”。^{[8](202)}韦勒克指出:“一个‘意象’可以被一次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系统的一部分。”^{[11](214-215)}英国评论家加米尼·萨尔加多发现,在劳伦斯的作品中,树的意象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涵义:“这棵树时而扎根于宇宙之中的人之生命,时而是宇宙本身,而人类或个人是其中的蓓蕾、花朵或树叶。”^[12]这一艺术特点鲜明地体现在《杏花》一诗中。它是《鸟·兽·花》中象征主义色彩最浓的一首诗,“这杏树,在流放中,在铁器时代!”“杏树,十二月的光秃的铁钩从土中戳出。”“铁的绽放,杏树的生锈的剑。”“这杏树是神性的生命,无所畏惧,在铁与土的核心”,诗中“杏树”这一意象多次呈现,经多次转换,它就不仅仅是个隐喻,而是一个象征系统了。它象征着生命的伟力,它扎根大地,揭示出神奇力量的来源,代表了人类历经磨难仍坚毅地向前走的坚实的脚步,并指明了人类毅行的方向。韦勒克还认为:“诗人的意象是他的‘自我’的揭示。”^{[11](243)}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劳伦斯为什么要在诗中呈现一个如此坚硬、有力的意象,它是否是坚强地抗拒社会压抑,反抗世界割裂的自我形象的再现?再如《蜂鸟》一诗,在假设的一片迥异于现实世界的“极为可怕的寂静之中”突出了“蜂鸟在林荫道上疾飞”,这一“蜂鸟”意象,无疑是一个追求自由、孤独的战士形象,它是否暗示了诗人自我?

在《鸟·兽·花》中,劳伦斯不仅仅把这些动植物作为隐喻和象征来使用,而且对树木、花朵、野兽、家禽、鸟雀等非人类的动植物的生活作了生动逼真富有力度的描绘,使人们惊讶地发现情感与智慧并不是人类的专利。一个小小的喝水动作(《蛇》)或一次静静的开放(《无花果》)就能触发诗人敏感的神经,为其提供驰骋想象的艺术空间,触发其人世生态的思考。例如:

社会上,吃无花果的恰当方法,
就是把它放在树桩上,劈成四份,
把它打开,于是它就形成了放射光彩的、玫瑰色的、含有水分
的、甜如蜜的、花瓣沉重的四瓣花果。

然后,你扔掉它的皮壳,
这皮壳就像四片花萼,
接着你用嘴唇吞下那朵花。

但粗俗的方法
就是用嘴啮开皮壳,一口取出果肉。
每一颗果实都有自己的秘密。

——《无花果》^{[7](101)}

吃无花果,社会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恰当的方法,一种是粗俗的方法,之所以粗俗,是因为“无花果是非常守密的果实”,这种方法省略了必要的观赏过程,无法察觉果实中的秘密,无法体验到其中的光彩、色泽、水分、甜蜜、甚至重量,这当然是遗憾的。这种方法上的对比意味着什么?仅仅是美好、温柔与粗俗、破坏性的对比吗?假如你明白无花果的象征性时,你将豁然开朗:无花果不仅仅象征着女性,还象征着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

由花到女性再到美好事物,这里引发的联类想象是大胆、新奇而丰富的。再如:由微弱的呼喊声联想到无数次象征生命的“第一次”呼喊,引申出寻找人类世界与动植物世界的血性联系;由水果的腐烂联想到“沿着奇异的地狱之路行走”,引申出对黑暗的歌颂;由杏树开花联想到“生锈的钢铁”对生

命的礼赞。这些无不构成惊人、鲜明而生动的表述，显示出劳伦斯在颠覆英诗传统形式与表达技巧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敏捷联想的优势，并用巧妙的比喻将其并列呈现的诗歌创作特点。可以说，《鸟·兽·花》的大部分诗篇，都有通过喻指，反向暗示实现的意味，而不仅仅是描写自然，或向自然寻求出路。尽管，劳伦斯有“希望人们能像他们刚被上帝造出来时那样原始如初。”^[13]的美好愿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倾注爱心的抒写中蕴涵的是他对存在的情感与思考。

劳伦斯曾言：“自由诗的特异之质，是突发痉挛般的瞬间之物。它不企望任何一种永恒。它没有完满。它没有令人称心的稳定性。”^[8](205-206)]他强调的是从迷人的瞬间中把握真实，从拒绝永恒中挣得自由，从摆脱完满与稳定中获得变化与创新。这就是劳伦斯对自由诗的“特异之质”的理解，是他对“崭新的诗歌”的定义。可以认为，真实、自由、创新是劳伦斯诗歌艺术追求的三个纬度，是劳伦斯坚守诗人职责的生命基点。劳伦斯的追求真实、厌恶虚伪的思想与其创作中的袒露真实、揭示真相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生命中的酷爱自由，创作中的不顾世俗禁忌的自由抒写，与他倡导的自由的诗歌精神之间有着一种紧密的联系；他充满活力的人生追求，与他艺术上的创新精神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诗歌、思想、血液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每一首诗都是一个思想。……它身上流淌着自己的感情之血和本能之血。”^[9](263)]《鸟·兽·花》正是他的思想的结晶，也是他诗歌艺术追求的结晶，其中流淌着他本人的“感情之血”，这血中浸渍着真实、自由、创新的生命元素。从劳伦斯的诗歌艺术追求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唯有鲜活的人生，才能创造出鲜活的作品。劳伦斯的一生充满了激情、自由、真实、斗争、痛苦、思考乃至困惑，他极度张扬的个性，极为充沛的创造力，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极为坦诚的真实性，流溢在他的作品中，折射出他生命的光辉，震撼着或真诚、或虚伪、或坦荡、或齷齪的灵魂。由此可见，形式与内容、技巧与观念、个性与文本，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人为的抽离，都将影响到文本分析的可靠性与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 [英]D. H. 劳伦斯. 劳伦斯散文[Z]. 毕冰宾, 姚暨荣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
- [2] [英]安德鲁·桑德斯. 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下)[M]. 谷启楠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3] [美]布伦达·马多克斯. 劳伦斯——有妇之夫(下)[M]. 邹海仑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462.
- [4] [英]基思·萨嘉. 被禁止的作家: D. H. 劳伦斯传[M]. 王增澄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23.
- [5] [英]考德威尔, D. H. 劳伦斯. 资产阶级艺术家研究[A]. 考德威尔: 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C]. 陆建德等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 426.
- [6] [美]詹姆斯·洞穴以外——解密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A], 王逢振主编: 詹姆斯文集, 第4卷, 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24.
- [7] [英]D. H. 劳伦斯. 劳伦斯诗选[Z]. 吴笛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8.
- [8] [英]D. H. 劳伦斯. 劳伦斯读书随笔[Z]. 陈庆勋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 [9] [英]D. H. 劳伦斯. 劳伦斯文艺随笔[Z]. 黑马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4.
- [10] 刘影倩, 刘须明. 在自然中探询人类的未来——读劳伦斯诗歌《鸟·兽·花》[J].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12): 201.
- [11] [美]勒内·韦莱克, 奥斯汀·沃伦. 文学原理(修订本)[M], 刘象愚等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 [12] [英]加米尼·萨尔加多. 劳伦斯与浪漫主义[A]. 蒋炳贤编选: 劳伦斯评论选[C].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372.
- [13] [英]弗里达·劳伦斯. 不是我, 是风: 劳伦斯妻子回忆劳伦斯[M]. 姚暨荣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6: 67.